

外園叢書

全

外園叢書

二	二	和
六	六	書
八	八	門
一	一	
三	三	
五	五	
七	七	
類	類	
號	號	
函	函	
架	架	
冊	冊	

三	二	和
八	六	書
函	八	
一	一	
二	七	
架	號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817	
冊數	1 (1)		
函號	218	37	

隨筆十四ノ四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目錄

東山巡視記

誓盟考

燕窩說

松茸譜

鳩志



淺草文庫

東山活譜攬結
在毫勝曹名系
花橫桺高

東山活譜攬結
在毫勝曹名系
花橫桺高

蘇州府

蘇州府

蘇州府

東山巡視記



享和癸亥予在戌于二條城番帥河內守中坊
君長矩以二月初九巡視洛之東山前此番帥
之巡視唯兩隊長各二人從焉公羊九月有
旨許番士亦從行於茲卜兩隊士各十人隨從
予亦預焉巡行一百里途或遇勝區佳境訪神
宇佛刹可述而記者頗多但以行之嚴不暇及
於此歸城而後粗述其二三以為巡視之記仲
春癸望增為固孟鞏甫識於二條城子營

東福寺

離城二里餘經大宮六角諸街抵蕭寺巷九折過五
條橋、下水湍急澗、有聲澄澈可鑒即加茂河下
流也過鞘街取路而右行里餘有小流橋而通叢竹
鬱翠沿岸是洛之外中分境之處又行里餘而得東
福寺東福寺者寬元中光明峯寺藤公道家為辨圓
師所創為京畿五山之一入門躡石階數十級右回
至五大堂、安五大明王故名五大明王者蓋司鎮
火標榜署考字即鎮火符耳堂東又有門、內即法
堂之後有小岡起伏岡上傳衣閣及常樂菴在焉區

額皆藤公道家所昏閣安毘沙門天王及藥師如來
觀世音像常樂菴辨圓律師影像在所龕上小匾署
曰謚聖一因師是正和中所
勅賜持明院基公昏也左右廡下置百丈臨濟二師
雕像又有藤公肖像庭上黃且樹大合抱輪菌逼側
蒼蔚繁茂相傳律師嘗入宋所齋未傳衣閣前有樓
門、直外連廊盤斜漸降可五十步廊下有小谿曰
洗玉澗架橋而通曰通天橋匾榜普明國師所昏室
畫指正高古可愛其西又有臥雲橋二橋之間楓樹
駢植上聳傍偃夾谿流霜葉之觀可想廊又綿亘十

餘步正接法堂之後法堂南向署曰潮音堂元僧無
準所居頂拾有畫蟠龍圖筆勢揮掃雲烟飛動傳道
曰有兆殿司所畫皆初殿司欲畫竟而不知其真景
筆點坐久之忽有真龍自前庭池中出髯甲天橋蛟
蜿蟠屈殿司諦視乃寫出之今之所存蓋狩野光賴
摹贍之也殿司所寫遂飛騰去法堂東有方丈匾額
元人張即之所各筆意超妙氣格清逸寺中諸匾皆
不及也方丈南即竈度最弘敞材木皆自高麗所齎
未法堂直前即佛殿重簷層楹擱椽飛宏壯可觀
中寔遮那佛木像長三丈有奇殿前古檜柏二株亦

舶來者其南為山門署曰妙雲閣將軍旦利義持居
也山門西北選佛場在焉安文殊菩薩及觀世音形
像其南為東司匾榜亦張即之居也有小池梁而通
名思恩池思恩池之前尤狹稍一而降則出其南門
蓋向之所入其後門而此為前門其自後門者取捷
便而然東福寺前為伏水路往來繹々不絕家々製
火罔塼爐之類及土隅人殊似江戶過淺草今戶
為此累歛

章奩香爐

章魚香爐東福寺所藏寺中宝器是為第一傳道宗

代物圓徑七寸餘狀如鉢多羅外有尖紋相互八足
高二尺許其全形佛手章魚之狀故名其色黑褐其
質膩潤滑澤然蠹敗殆不完實奇古之物後足彫文
字漶漫不可讀為可惜東福寺中予特愛諸匾額與
此物

泉涌寺

出東福寺北行復故路可里右折入阨巷左右皆蔬
畦弥望時有民居塗轉回即抵泉涌寺入門則仄
路陂陀漸墜子院教區攝比於尤右又得中門中門
左有鐘樓其北則佛殿南向與中門相對宏敞鉅麗

搏覽潔雅署曰東山張即之昏也中安弥勒釋迦阿
弥陀三像殿前有藥樹古木益亦自船上來者其東
山腰有泉由窟隙出下滴凹處冷有聲名泉涌水
據窟構屋於其上頂拾画竜濃淡雲烟鱗爪如動自
凹處延水注池中池名泉涌池水味極甘寒雖盛夏
蓋不歇涸也寺旧名仙游曾僊人所游也自俊考禪
師住此欺泉始出因更今名佛殿後為舍利殿寘佛
牙舍利舍利殿後為方丈壁_{中後}上畫歷代群賢像海北
友松所作旧在紫宸殿賜欺寺方丈右為別館四
壁皆狩埜尚信所作墨描山水也裱隔又有設色靈

猶圖彩筆之妙宛如生動別館之後則岡巒重疊老
樹蒼蔥是天福以來

廟陵之在處云寺中之際蓋如斯出中門會

天使奉奠儀者方未喝道止人乃回辟而右峻阪盤
曲羊腸而下步田間可半里又稍而躋兩頻至蹊
滑不能支趾右批得坦塗今熊野祠在尤遙拜而過

三十三間堂

大佛殿故址

堂東向南北相亘六十六步每二步一楹兩楹之間
九三十三所以名堂也中安千手觀音像康慶所彫

左右又有佛像各五百軀運慶及湛慶所造堂前有
小池塘名夜啼水不知何謂也其北百餘步有鐘樓
縣洪鐘高丈半徑九尺有奇京坑諸名蓋唯此鐘為
最大銘數百言青巖長老作大坂之亾實此銘字為
之禍根今漶漫不可讀樓下一婦人傳粉抹脂于小
冊子噴、不止蓋言鐘之大及亂之所由欲以賣鐘
銘摹本且獻媚極可憎鐘樓北數十步為大佛殿故
址大佛殿天正中豐臣大閣所創置遮那佛像趺坐
高六丈有奇蓋其大雖南都所存者不及也旧為鑄
像寬丈中更為貼金彫像其殿宇崇邃輪奐弘爽亦

寰區諸刹所不及戊午之災羅災一朝而燼矣今唯
存柱礎瓦毛及坐石尚足觀其規模雄壯其廊廡
門觀亦僅見其礎石在耳

清水寺

過馬巷旋折向清水寺塗漸陟半里許得其樓門樓
門左右置金剛力士像復陟石磴數十等抵經藏後
有殿置田村將軍像束帶負弓箭而坐殿東甬右轉
即得其堂、架輿于高崖之阻以面勢焉登覽極為
超勝但霧雨昏、極目微茫為可恨堂之中安千手
千眼觀世音像左右有毘沙門及地藏薩埵像又有

後堂号奥院與正堂表相值亦因崖上而構焉奥院
南懸泉三條潺、下淙曰音羽瀑堂後山冥地主權
現祠又有麻訶母天女祠及朝倉隨求諸堂皆不能
究訪

正法寺

寺在山上号靈山阪路縈迂羊腸尤峻少進得坦處
左右皆僧房右折又躡懸磴龍窠其上自門入門而
右即抵其堂謁釋迦牟尼佛立像堂後別館臨高崖
絕境之上亦登覽不凡處

雙林寺

抵雙林寺訪一僧院午餉院号閑阿彌有二樓一顏
曰滑稽一顏曰鹿景鹿景樓前作短籬中築小山
鑿小池撓樹拜條作伏虎臥竜狀都下茶店酒壚小
庭中作假山水以充俗物之觀往有此比院主不
韵可想唯籬外菜畦彌望桃花續紛間之清致可愛
廉景之得名不在彼蓋在此閑阿彌前為文阿彌有
牝堂置西行法師木像顏面骨體宛如生動是法師
考槃之地後人因而建堂存其趾堂前古櫻樹即法
師所手植云寺中又有西行法師及平康賴釋頌阿
墓碑西行康賴二碑蓋古物銘字剝滅不可讀頌阿

碑則輓述所建

大雅堂

大雅堂者在淨光寺中亦屬雙林寺以堂前臨葛原
又名葛原草堂之方不過丈有奇上設層樓軒窓
明潔可喜是池貸成棲息之處堂右背有貸成墓碣
淡海竺常為之銘貸成者名無名号九霞山樵世唯
以大雅先生呼性好繪事尤臻其妙近世画手無不
於其右者也予曾視其畫而愛之且聞其風神蕭洒
非世俗之人而心竊慕焉今及讀墓銘得詳其為人
益信曩之欣慕者不誤為之盤桓不忍去遂手搨之

而去

祇園

祇園牛頭天王廟結構壯麗庭除端肅廟前有日光
月光二祠及神樂殿樓門其右又有三層浮圖為大
日塔其後與左右則小宇鱗差有三王八幡管神天
女等祠它無暇殫記樓門前有桓表尤偉署曰感神
院親王道晃書也其外則鄧閑稠盛又有酒樓茶屋
及貨食舖洛東之地繁昌無復此比蓋有一片歡場
在此土輕粉淡脂爭妍鬪豔文承風流與島原相抗
駢是其所以繁昌嗟德界之迷人令迷如此可勝歎

哉

高臺寺

高臺寺兩愈甚高臺寺者豐臣太閤
夫人為三江師所創禪宗道場也入門可百步復得
中門中門內左掖入其堂一安隨求尊其右為方丈
壁上有狩野弘意及了溪畫方丈北連廊回十餘步
至其後院結構鉅麗壁畫亦絕妙然不知誰人所作
依隔草花圖則狩野元信所作藻井皆黑漆飾以黃
金彫成中蔓花卉狀僧云是舊為夫人粧閣後賜此

此寺為三江禪誦之處廊回折處又支其右或七步
而得三江師影堂署曰重關雪月堂書也僧肅而入
啓龕謁之覺生氣逼人觀者莫不驚悚摹照之妙如此
影堂南向前穿一小池燕子花最夥其東即山之腹
有豐臣大閣及夫人廟自影堂躡階百餘級至其廟
階上構屋亦如廊然名曰臥龍階廣極華潔鏤楹文
棍纖巧可觀壁畫皆狩野右京所作太閣像錦衣金
冠而坐威容雄瞻宛有提三尺之劍遂蕩定天下之
氣象龕上橫匾署曰贈号豐國大明神
後陽成帝

宸翰也夫人像雜髮眉絮紫衣而坐廟前大石盤蓄
水菊潭水躡磴道至山冢俄而兩息四顧澄晴無纖
翳山冢平圓如覆盆傘亭在焉方僅丈餘不設扃染
四起竹椽湊合於中覆以茅自下見之如傘撩亭之
所以名蓋茶家祖師千利休所造匾曰安閑窟即利
休書也傘亭南教步時兩樓在焉廊而通躡梯八九
等乃上其樓亦利休所營面勢虛曠高出氛埃之表
西望則愛宕嵐山聳立奇秀層崖巖嶺北望則鞍馬
高雄舟岡諸山峯峦參差重疊連綿青黛一抹南望
則宇治河瀾漫如曳縞帶若夫治之中市街縱橫邑

屋隱賑城闕榜櫓共祠宇伽藍則直在目睫之下怪
怪瑰奇絕之規工所不能圖宜哉東山之鍾秀而獨
欺山之擅羨也且是日之行兩為之崇而至此忽雲
披天霽得縱覽此超勝豈非山靈之竈我我於是朝
比奈昌保山本時亮皆有詩予亦賦一絕而去
六波羅密寺
出高臺寺右行里許抵六波羅密寺堂寔觀音立像
堂南教武有伊井直政祠堂寔雕像高可二尺束帶
而坐容貌端嚴神宇雄壯運籌抗衝股肱於其君而
基百代不墜之業之氣象宛然可把再拜而過寺中

又有阿姑射女墓阿姑射女者蓋此土之名妓而平
景清所歎也

建仁寺

建仁寺者千光國師所創亦為五山之一入門數十
步有望闕樓其北百餘步為拈華堂、前喬拈駢列
于左右鬱蒼陰溽步、一株巖如三軍之衆行也整
齊堂後教武復得門而入粉壁繚繞中有清涼軒及
別館三兩區軒四壁有竹林七賢圖海北友招所作
筆力勁渾風神澹雅可愛別館壁上墨梅及蘭亭修
禊圖亦皆友松畫也然不如七賢圖為妙

東山巡視記

是行程期將及壬生空也寺泉女古地園山知
思寺到此兩復甚阻行不果此為恨耳
...

書東山巡視記後

巡視者職務也 孟鞏君陪從允嚴行止唯 沖坊
氏之命矣豈得觴咏山水暢情煙霞也哉檢覈名蹟
鑒察舊典是其奉任之事云此日也烟雨冥濛泥濘
沮茹隊行之有制不得用荀輿水屐 巡回百里
餘足蹠辛酸欲生火亦甚王事無鹽所過佛廬神宇
筆之不遺瑣屑職務謹篤是 君之宜也其遣辭温
雅記事正確無一涉放盪娛遊是體任允當余故羨
思不出其位云

平安 杉岡道啟

出不出東... 一... 幸... 精... 萬... 聖... 人... 且... 東...

書東山巡視後

平安為都肇始 桓武列聖相承千有餘年于茲實
天造神設殆非人功也佛刹仙宮之莊麗山川泉石
之明秀甲于海內前賢游賞吟詠之遺蹟不堪枚舉
矣余以承乏內班未得探其勝槩訪其遺蹟也友人
增島子固以戊亥之交成平安二條城既歸出欺
記見示是蓋一日東山巡視之次偶記所經之山川
勝區以備遺忘而已抑亦平安十之一也然互跡之
所及傑刹精藍無迹而不詳恍覺東山烟霞迤迤几
案非子固才識高朗文辭敏贍則何以如斯哉余今

讀此文而自語曰他日或得償夙志游於京國之間
則東山道路寺閣不問而可知也此余所以喜躍而
題一言
文化歌元春季江戸成爲司直
大壺縣傳非人似
平
書

誓盟攷

石原愚者增島固稿

愚者按誓者以言相約也盟者殺牲歃血告神明
相約也皆所以彰信矣春秋公羊傳曰古者不盟
結言而退穀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
王荀子大略亦有此語五帝時道化淳倫不須誓言而信自
著及大禹征有苗會諸侯以誓于師是誓之始矣
誓本為不信者起然斯時未有以賞罰要之也及
啟典有扈戰于甘召六卿誓之曰用命賞于祖弗

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湯伐桀之誓武王孟津
牧野之誓魯公費之誓亦皆有以賞罰要之言是
盟之漸也民益不信於是乎又有盟：創見于書
呂刑然謂小民私相盟耳斯時未有天子諸侯之
為盟者迨世道益衰衆心離戴忠信殆絕譎詐交
作於是乎又有天子諸侯之盟故詩刺幽王之屢
盟晉語稱平王之賜盟降而至春秋世諸侯恣而
仇黨行于戈以敵讎要盟以固黨天下紛然行之
殆若恒焉從此盟遂為邦國之典禮春秋二百四
十有二年書盟凡一百一十有二夫子所以不得

已而予之而周禮所以擬立司盟詛祝等官定著
其禮也周禮多後人所增夫天子諸侯之盟叔世
衰亂之事然業已為邦國之典禮夫子從而予之
則講禮者亦豈可舍而不詢哉周禮之言固難盡
據然嘗取而與春秋傳參觀有足相發以詳其事
者乃徵于詩書本于春秋傳資以周禮諸書錄而
就正于識者

誓

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
羣后誓于師曰濟之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

不恭悔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
不保天降之咎肆余以介衆士奉辭伐罪介尚一乃
心力其克有勳大禹受命之始苗後逆命故舜命征之禹會諸侯誓師歟也
大禹之創誓雖為不信者為之惟是示受天行罰
之意而期其全心悛力以有濟功而已豈有以賞
罰要之哉要亦教戒之也

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
汝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六卿六軍將六事人軍吏以下及士卒也
以賞罰要之始于此去禹之世未幾而非此則民

不信也亦可以見世道之變矣

湯誓王曰格介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云々介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
孥戮汝罔有攸赦

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
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云々爾尚弼予一人永
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武王將伐紂與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大會誓之辭也
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
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云々嗚呼乃一惡一

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渡河而次又徇

下惟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云々尔衆

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

又其明日自巡六軍衆而誓之也

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高郊牧野乃誓王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狄矣西土人王曰嗟我友邦

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及庸蜀羞髻微盧彭濮人稱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

其誓王曰云々最哉夫子尔躬弗最其于尔躬有戮

左手杖鉞示無事於侏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敵戈称比干立矛皆并敵之狀也將戰又与全志君長三卿

衆大夫師々卒長及諸戎夷之屬者誓也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云々今惟淫舍牯牛馬杜

乃獲斂乃穿無取傷牯々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

風臣妾逋逃勿取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

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

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

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逐崎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

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逐崎乃芻

芟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伯禽封於魯徐戎淮夷並

率諸侯征之至費而與衆誓也

晉諸司馬說曰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
死偽言誤衆死
國語越諾國之父老請與吳戰勾踐許之乃致其衆
而誓之曰云々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
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
左傳閔公二年夫師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
所圖也

成公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
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

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殺命也甚踰且塵上矣曰
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衆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
聽誓也

司馬法夏后氏誓於軍中殷誓於軍門之外周將交
刃而誓之

馬融曰會全曰諾軍旅曰誓

誓本為戒約軍旅而設之先王不得已於衆之不
信也而其作誓也必親臨命之所以重信也未有
使人命之者而

周禮秋官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

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
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鄭玄注云前
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
者

周公制禮豈更設官而主其命背先王重信之意
哉且誓辭並言賞罰以要之而此特稱其刑以警
是畏之耳非信之也况其為刑亦非宜也萬斯大
非云車轅刑之最酷虐者三代未之有春秋時齊
衰輶高渠彌之康輶規起迨戰國秦之干衛鞅齊
之於蘇秦之政之於嫪毐皆輶以徇是取未嘗輶
而輶者皆非馭輶於世濫刑豈周公之法乎曲禮
曰刑不上大夫預聞目政位崇責重鞭刑見于舜典
背乎且大夫預聞目政位崇責重鞭刑見于舜典

乃官府之刑所待罪之輕者使之知戒使上及大
夫其辱已甚士可殺不可辱况大夫尊貴者乎春
秋之世猶無鞭及大夫者而且祭祀要刑而誓之
溜周公制之為禮吾不信也
恐非聖人事鬼神崇仁敬之意矣
然不惟此

天官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注云將祭
禮也

記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君肉袒迎牲于門
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
官慶職服大刑鄭玄注云百官祭職服
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禰官卜之日王立于

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是皆可疑也

又有凡以言相約通而謂之誓者

曲禮約信曰誓

是蓋泛言之辭之約也

檀弓魯人周豐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是亦非專言軍旅之誓也誓非始于殷蓋言殷人信寢衰雖為誓身無誠故民始背畔也

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而作秦

誓

孔安國注云貪取敗悔而自誓之辭也

是自戒約亦為誓也

詩鄘風言笈晏々信誓且々

是男女私約為誓也

周禮春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

禮一茅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是王命立諸侯之嗣為誓也

若誓辭可見者

詩王風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朱子集傳云誓辭也

左傳隱公元年遂寘姜氏于城穎誓之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

僖公二十四年重耳曰不與舅氏全心者有如白水
孔穎達曰諸言有如皆此誓辭有如日有如河有
如白水言心之明白如日如水也有如上帝有如
先君言上帝先君明見其心意亦全此程大昌曰
詩云有如皦日言其志之明白也若晉文公之誓
其語亦放乎詩而意則異焉蓋要質河神使司其
約耳故史記改為之言曰若及圉所不与子犯者
河伯視之斯得其旨矣

二十八年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

有如日

文公十三年秦伯曰若背其言可不歸介帑者有如
河

襄公十八年殖綽顧曰為私誓刈綽曰有如日
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過鄭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
樵樹不菜蔬不抽屋不強白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
小人降

又有刑書為誓者

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
藏竊賄為盜、器為姦

則不唯言辭之約也

盟

書呂刑民興昏漸泯，勢、罔中于信以屢詛盟

詩小雅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幽王數與

荀子大略春秋善昏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呂大奎曰盟者亂世之事衰周之際王德不競信

義不足以懷遠威刑不足以制強諸侯攜貳不能

協一是用假展牲歃血之事以要一時之信而昔

信產亂實起於此是詩所以刺屢盟長亂也春秋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

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

曰室而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君之

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

之盟曰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恃

之不恐云、齊侯乃還

成王之時未有天子諸侯之盟展喜蓋欲愧齊侯

使速旋師故特假托言之耳非事實也

國語晉語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

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

楚為荆蠻置茅蕪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

將与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務德所
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是亦叔向為欵先欵楚人而以銷爭端設言之耳

左傳隱公元年諸侯五月而葬全盟至杜預注云全

孔穎達疏云天子巡守至方

天子巡守無与諸侯盟之事是蓋據春秋之世動

有會盟之事妄言之耳此左氏之謬也

昭公四年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

竹書紀年周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大室

襄公十年瑕會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

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杜預注云駢旄赤牛也

國語晉語叔瞻曰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

股肱周室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昭注云

天子賜盟于諸侯蓋此為始也

左傳隱公七年凡諸侯全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

名杜預注云盟

當時諸侯必有全盟之事故因而又有斯法也凡

不知何人所定要記左氏者傳其所

周禮秋官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全則掌其盟約之載

及其禮儀盟萬民之犯命者亦如之有獄訟者則使

之盟詛

周之盛時方國諸侯全心協力以藩屏王室朝覲會全各以時至安得有疑會全哉故覲禮無疑會全又無一盟字疑而會全會全而盟亂世之事耳而曰周家之禮固有之哉鄭注覲禮增加盟約一事尤屬謬妄又若民之犯命者國有常刑若獄訟則當先論其曲直也周公制禮何舍之而假盟詛哉劉原父曰周公輔佐成王建卜世之基而虞人之不信區、恃盟詛以時繩約之蓋亦危矣然則司盟之職載禮典果可疑也春秋權衡張子曰周禮凡

言盟後人所增入

春秋書王臣之盟者八伯主及列國諸侯之盟者七十六大夫之盟者二十八合一百一十有二經所不書而左傳獨載者四十三

春秋書盟左傳以為禮也公羊穀梁以為惡之後之說春秋者或謂譏其不信或謂憫王綱之懷獨趙鵬飛曰凡盟由不信起也然歃血要神以期疆場之靖不猶愈乎于戈相向以讎兵毒民邪以三王之世責之則為不信以春秋之時待之則盟為美事矣聖人蓋不得已而予之也春秋經筵又曰盟邦

之常典不得不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以加褒貶綱領引唯此言為得矣二說雖如不全其意實相湏而全矣

盟法

盟之為法先鑿地為坎殺牲于其上割牲左耳盛以盤又取血盛以敦讀書告神而歃血乃坎牲餘血加書于止以埋之也

記曲禮洫牲曰盟鄭玄注云坎用牲而讀其盟書也

周禮地官封人大盟則飾其牛牲孔穎達疏云飾謂刷治潔清之

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夏官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後之鄭玄注云將歃

為眾陳其載絳使心皆開辟贊牛耳桃荆牛耳盟者割

彼之者傳氣血稜當歃者桃荆牛耳也荆苦帚所以掃

以珠盤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荆牛耳也荆苦帚所以掃

不祥也孔穎達疏云先割牛耳是擬天子親臨之盟也其非周公之制勿論耳然

盟有此法故據而言之也梁萬方曰殺牲取血有

何不祥而待執桃荇乎桃何以為鬼所畏乎是亦

世俗相沿之事耳儀禮經傳高士奇曰牛耳無竅

盟于神故以不聽為戒也公孫詒圃云王荊公解

周禮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本以鼻聽其耳固不聰

也識天祿

春官詛祝掌盟詛類造及詭禴祭之祝号作盟詛之
載辞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載辞即載
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及其礼仪北面詔明神既盟
則戴之

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鄭玄注云

天府祖廟之藏

併攷此文詛祝為載辞司盟讀之而告神盟畢則
作副以藏之若大盟約則大司寇臨其書而藏其
副于天府也

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大尹曰使祝為載書

是載辞祝為之也

僖公五年官之奇曰魚在王室藏於盟府

是副藏于司盟之府也然則周礼之言亦不為無
據矣

若盟牲所用

鄭玄曰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
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
傳云衛伯姬盟孔悝以緘而周礼戎右職云贊牛耳
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緘下人君也伯姬

事見哀公十五年

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全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所用耳

周禮戎右贊牛耳左傳諸侯之盟執牛耳伯姬盟孔惺以豶則鄭前說恐為是矣若毛遂所言特倉遽之際欲取其易辨者為盟耳非總言盟所用也索隱曰而為之說非也且用馬前此唯諸侯約繼刑白馬盟于洹水上見蘇秦傳而已恐非盟之所常用也

又有用雉者

公羊傳襄公二十七年公子鱣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与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注何休

昧割也割雉以盟

若牛耳則小國執之大國蒞之也

左傳定公八年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辟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杜預注云盟禮尊者泄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為當泄牛耳故請使晉大夫執

哀公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澤武伯問於高柴曰

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行之後吳公子姑曹發
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死

王士禎曰葑陽之役衛石魋蒙之盟魯孟武伯皆

小國者執牛耳惟鄫行之後吳以大國執之不合

盟法故孟彘不從池北偶談杜預曰鄫行則大國

常故武伯以

為可執非也若載辭之可考者

孟子葵丘之會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

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

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

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過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

我全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左傳桓公元年公及鄭伯盟于越盟曰淪盟無享國

僖公二十八年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

王室無相害也有淪此盟明神殛之罍隊其師無克

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福衛國君臣不悞以

及此憂也云云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誘天衷自今

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

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成公十二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
曰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全之全恤蓄危備救凶患若
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俾隊其師無克昨國
襄公九年諸侯全盟于戲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
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
有如此盟
十一年諸侯伐鄭行成全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全盟
毋蓋年云々全好惡獎王室或問茲命司盟司慎名
山名川羣臣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

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路其國家
二十五年齊慶封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
昭公二十五年齊昭伯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
全之信罪之有無繚從公無通外內
定公四年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
重魯申衛武荼甲午鄭捷齊潘藏在周府可覆視也
十年夾谷會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
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又出家語
觀此則載書之法必先言其所要之事而後有贊
神之言而其裁辭體制亦自有定式也其有不全者

者蓋所記有詳畧耳但葵丘明天子之禁踐土申天子之命故与凡載辭自不類云

盟書謂之載書者載事之義也載辭即載書之辭也鄭注周礼曰書辭於策謂之載辭加書於牲上謂之載書誤矣辨詳于下不坎而加書牲條

若所告神明

鄭玄曰王制云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晋文之盟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乃大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五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也

柴于岱宗此曰巡守之祭也非盟而告之神晋文之盟偏言群神群祀先公先王七姓十二國之祖則不特山川之神也諸載辭但曰明神知返告諸神而不必主何神也若曰五官之伯主月臆揣亦甚

告神又有置茅蒹設望表等事

國語晉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蒹設望表与鮮于守燎章昭注云置立也蒹謂東茅而立立木以有表也然斯事他無所見則非盟必有此法也

若歃則非歃血之謂也

說文一曰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

此說是也淮南齊俗訓越人齧臂中國歃血一也

楚王割子期之心左傳定孟任之割臂並公三年豈

皆取其血歃之乎特見血以示信耳故知殺牲取

血亦但塗之耳塗血易乾故鄭子矯曰口血未乾

而背之壤公句踐曰前盟口血未乾越喻其甚近

也若為歃之乾字全無意義前漢手陵傳始與高

全廢師古注曰啞小啞也非也

若歃者以手取敦中之血也

左傳定公九年晉師盟衛侯于鄆澤將歃涉阨按衛

侯之手及挽杜預注云按摛

非手取之何以有流血至挽

若歃則用敦而又有直用盤者

史記平原君傳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

歃血而定從

或疑當時用敦之法既亡也

若坎牲而加書于上其可証者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秦人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

邊盟杜預注曰掘地為坎以埋

襄公二十六年伊良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而告公

曰天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

昭公元年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

加牲上不晉人許之甲辰盟

六年宋寺人柳坎用牲埋書詐為盟處

十三年觀從使子干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偽為盟之

也衆又有不坎而但加書于牲者

孟子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朱子集注曰讀書記

上于牲

穀梁傳莊公二十八年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

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

僖公五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

是惟束牲而不殺故盟畢亦不坎而加書于其上

而已

毛奇齡曰孟子載書謂盟之載書也穀梁書加于

牲上加載書于牲上也孟子朱註本穀梁加字不

訓載字蓋載書有用牲者也若邾子孔當國為載

書以位序聽政辟則但作書以示諸侯受職聽政

之法此時未嘗用牲也又臧武仲據防出奔季孫

召外史掌惡者而問載書之首章則逐臣示戒當
用牲乎然則用牲曰載不用牲亦曰載牲且無有
加于何所故曰載者非加也此明著者也問經
又有不用牲以玉質于神者
左傳襄公三十年游吉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于子
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定公三年蔡侯往楚歸及漢執玉而沉曰余所有濟
漢而南者有若大川不其結言也
又有沈載書于河者
定公十三年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

載書在河杜預注云為
盟書沈之河

若會於壇上而盟則於壇下

公羊傳莊公十三年會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
後之管子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
管子曰然則君何求曹子曰願請汝陽之田管子顧
曰君許諾曹子請盟桓公下与之盟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鄭伯如楚舍不為壇子產曰
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定公十年公與
齊侯會于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是會作壇之事
也盟不於壇者以其臨牲于坎上而壇上不得鑿

坎也何休曰盟必下壇者
為殺牲不潔恐不然

春秋僖公三年公子友如齊作荏下並全涖盟

文公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

昭公七年叔孫婁如齊涖盟

定公十一年叔還如鄭涖盟

左傳隱公八年陳五父如鄭位盟壬申及鄭伯盟鄭

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

成公十一年卻犖來聘且涖盟

季文子如晉聘且涖盟也

十二年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

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其不言子歸

襄公二十六年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二十七年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二十八年楚遠罷如晉涖盟

三十年鄭子產如陳涖盟

昭公二十二年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

哀公八年臧賓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

公羊傳荏者何往盟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

我也

穀梁傳涖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未定今注曰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耳

杜預曰涖臨也孔穎達曰盟者殺牲歃血告誓神明人臨其上後我去者出我之意故言往彼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故直舉其未

二傳以涖盟与未盟對說則於左傳未涖盟不通若穀梁前定之說則又多礙而難據今併考經傳所言涖盟並是各國遣卿大夫盟也其不言与誰則微者也若敵者必書其名則知涖盟者卿大夫

往与微者盟之稱也涖者臨視之義蓋盟出於我之意故以涖言之也

莒子如齊涖盟君而稱涖盟者莒小國雖已親往盟猶謙如其君遣人盟也

陳五父鄭良佐皆涖盟而遂及其君盟也涖盟輕故凡涖盟皆不及其君重故特日之也

城下之盟

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伐絞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文公五年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宣公十五年宋華元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

以病告曰敬邑易子食折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哀公八年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折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

杜預曰城下之盟諸侯所深耻

鄭玄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又曰小盟曰詛

孔穎達曰請神加殃謂之詛又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既往

書無逸民否則厥心違然否則厥口詛祝

是詛之創見也然是小民怨上所為非以不相信而為之也

詩小雅出此三物以詛尔斯三物豕也

是不相信之詛也盖怨而詛之者請神加殃而已凡詛祝並言者皆是疑而詛者割牲以信其約所謂小盟曰詛是也

大雅候作候祝靡届靡究作測據反詛全鄭去箋云

周礼秋官司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

之

說見上

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使卒出殯行出大雞以詛射
穎考叔者孔穎達疏云一卒之內已用一雞又更於
二也 一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以重詛例不用
之壯者 是詛既往也

宣公三年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

族不詳 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闕詛諸五父

之衢又見昭五年 世益衰亂盟詛益繁至既盟而又詛何不信之無

已也

十七年子罕曰宋國區區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

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

寅大詛逐公父獸及秦遄

大詛蓋非常之詛

六年陽虎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

五父之衢

五父之衢

毛氏詩傳詛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豕豕大雞牲之小者故詛用此也視鄭伯之詛三牲
並用則此別之君臣民為無據矣

誓盟攷徵
公五年羊斟與西門之
亦古其維其善所
公二十二年
誓盟攷徵

燕窩說

往者聞崎人之言西人甚珍燕窩以充腥唇鳥翠
之美其館于崎有貴官者來臨茶烟既供乃必進
以燕窩其賤官者則以龍眼及橄欖代之其貴重
可知矣嘗欲一口之而無繇於得友人楚澤寧恒
近獲此分惠予始得啖之雖所嘗不如所聞亦為
食品中之尤物茶酒有經荔支筍皆有譜燕窩何
獨可無擅錄茲粹彙衆說廁以所聞以為一頁冊
豈徒為博三才之歡哉庶幾亦足資格物之一端
云爾甲午夏孟石原愚者固識

燕窩閩漳甌粵海中所產北方無有其名則創出于
于明人書而前此未見也豈有其物而人未及知
之乎抑亦無其物乎崎人呼之為達摩絲又為燕

巢

燕窩菜竟不辨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
啣之飛渡海中翻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
其中久之復銜以飛多為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
以貨大奇大奇王世懋
本草唯有越燕胡燕及土燕海燕之名此始見
海燕大如鳩春回巢於古巖危壁葺墨乃白海菜也

島夷伺其秋去以修竿接籬取而鬻之謂之海燕窩

隨舶至廣貴家宴品珍之慎懋官華夷鳥獸續考

燕蓐蔬嶺南名燕窩菜海燕拾海上無毒香蔬結巢

燕去巢後人取而煮食之其味芳香脆美在百蔬之

上王錄督梨

燕窩相傳冬月燕子啣小魚入海島洞中墨窩明年
春初棄窩去人往取之一說燕于冬月先啣鳥毛綢
繆洞中次啣魚糞空泥封戶牖伏氣于中氣結而成
明春飛去人以是得之曰如椰子須刀去毛劈片水
洗淨可用閩部疏曰云上文見海語載云
上文見海語載云
燕窩

續峻据三說不全海語所載為近屠本峻闕
閩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
毛如金絲臨卵育子時群飛近沙泥有石處啄蠶
螺食有詢海商聞之土番云蠶螺背上肉有兩筋如
楓蠶絲陸祚蕃粵西偶記楓絲有虫食楓葉所成可以成琴弦堅潔而白故此
燕食之肉化而筋不化并津液嘔出結為小窩附石
上久之典小雛鼓翼而飛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
陳懋仁泉南雜記
燕有金絲者未聞
予近聞之漳人燕窩國大海中有高山冬月群燕未

巢其上燕失之厚侵人而滕春時生雛累之窩中燕
窩貧夷領我中國貧人取之林中捏掃窩毀子墜顛
覆闌于燕之雌雄群然悲鳴徧物特甚嗚乎誰燕窩
蔬房哉生命之苦過火燭刀割矣蕪長公謂雖八珍
之美投筋而不忍食此物此志耶函書南
燕窩燕食海藻吐以作巢依石上伏其卵生雛故
多著毳夷人撈取之閩部疏云海燕所築啣之飛渡
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誤載之者也澄海
燕志東西
劉為叔曰燕而生雛者不能還則冬蟄海邊有人云

海中生沙筋嶺表錄異生海沙中骨白而勁可為如

石花菜之類親見燕啣作窠麟洲閩部无功泉南其

誤聽典理方小識

王西寧仲威暑臆臆說記燕窩一條云燕窩名金絲

海商云海際沙洲生蠶螺臂有兩筋堅潔而白海燕

啄食之肉化而卵不化并津液吐出結為小窩啣飛

渡海倦則棲其上海人依時拾之以貨之湖海搜記

又云出廣東陽江縣乃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窠

王士禛香祖筆記方外山人談微襲此文

泉南雜記金絲為燕名此以為燕窩別名燕窩劈

之則成絲縷金絲名甚悞懋仁謂燕有金毛者恐

傳聞致訛否則因金絲名妄為之說也

燕窩日本以為蔬菜供僧此乃海燕食海邊貝之背

有筋不化吐出而窩綴于海山石壁之上土人板接

取之嶺南雜記

是說與泉南雜記小異我海中有雞冠海苔鹿角菜之

類三島苔嗑夢閨夢石花菜類等乾之者酷似燕窩

謂我以為蔬供僧恐斥此類言之

廣東陽江縣海燕採小魚營巢故名燕窩近見閩廣

貢船所載大者長止六寸云取小者拆製人力合成

非天然也許青巖藩司松信語予云燕窩產海島中窮巖邃谷足力繩竿之所不及估舶養小猿猴善解人意至山島間以小布囊繫猿背上縱之往升水深巖盡剝塞囊中而歸猿之去也若不得食三數日始返海容以果餌充囊中俾之遠出不餓拙者出則剝塞囊中歸而傾囊不過數片為果餌占地也其點者餅傾巖竇間剝塞滿囊盡燕窩矣而復去尤為便捷猿一值數百金價數倍于拙者云阮葵生茶餘客話燕窩乃海島小燕食銀魚而罌之也高佩章偶記崖州海中石島有玳瑁山其洞空皆燕所巢燕大者

如鳥啖魚輒吐涎沫以備冬月退毛之後土人皮衣皮胃采炬探之燕驚撲人年老弱或致墜崖而死故有多獲者有空竿而還者為燕窩之菜或謂海濱石上有海粉閩書有物如墨魚若色有黃積結如若燕啄食之吐出為窩累之巖壁之間島人俟其秋去以長竿接錘取之屈大鈞廣東新語范端昂粵中見聞李調元南越筆記全燕窩一名燕蔬香龍涎菜燕窩菜是皆補草木之不足者故曰蔬榆肉產於北燕窩產於南皆蔬也石花亦然全前燕窩者實南海中崑石上所生其為何物則不可

的知也或謂海燕所築之巢或謂拾香蔬結果所
造或謂啣小魚入崑洞中累窩者或謂啣鳥毛綑
繆洞中啣魚肉之伏氣結成者或謂啄蠶螺食之
肉化而脚不化并津液嘔出結作窩者或謂吟魚
吐涎沫所成或謂食海藻吐以作窩者或謂食沙
筋而成者或謂食海粉而成者其說紛紜要皆妄
揣臆想為之說耳非有亲眼親驗也嘗諦其物
滑而肥腥而香淡而甘似蔬非蔬似肉非肉簇成
巢折成縷間或著毳毛知必是羽族之所為而羽
族之在海洋中者獨有燕已矣故其以為燕所築

者則無異說也是有真然者矣其或名為燕窩菜
為白海菜為燕蓐蔬為燕蔬香皆因食蔬香海藻
今等吐成之說也獨金絲之名以其形似耳謂蔬名
取補草木之不足如龍涎石花之類其說如可通
然若龍涎石花之為菜則實海洋中崑石間所根
下生而燕窩則不然豈可比併以為補草木哉然則
果為何類可乎曰其為物不可的知何所成則可
定為何類哉寧恒所獲者蓋其全形而大可四五
寸一簇結窩稍如半蓮華狀與屠本峻所謂圓
如柳子者頗相合阮葵生謂取小者人力合成似

不然

燕窩有烏白紅三種惟紅者最難得閩亮工記

紫色者尤佳臆說

燕窩有數種白者名官燕斯之絲縷如細銀魚潔白

可愛黃色者次之有紅者名血燕嶺南雜記

有烏白二色紅者難得蓋燕火屬紅者尤其精液粵

記今白者價倍往歲惟烏者多耳紅者後前未睹茶話

燕窩初取上白燕見人取其窩又墨次上白取之再

墨即帶血綠紅色謂力盡矣三取之燕則不能墨窩

燕膏不得出必脹而死偶記

并右諸說攷之其色有烏白黃紅紫五種而烏

白者多紅紫者為稀據偶記則白者其初所墨窩

而其異色者既取之後再墨者所以白為多然以

白為貴者尚其潔也其名以官燕者特共貴官膳

也謂之上白者蓋亦尚之意耳今西人齋于崎

呼為上白官燕寧恒所惠于予有紅白二色脉之

小野子德叔子德云從前惟見白者紅者今始見

崎人穎川連云聞烏者窠多然西人未曾載末

燕窩食之可補虛損已勞病泉南雜記

燕窩甘平無毒燕銜海粉作窩得風日陽和之氣化
鹹寒為甘平能使金水相生腎氣上滋於肺而胃氣
亦得以安食品中之最馴良者惜乎本草不收方書
罕用今人以之調補虛勞咳吐紅痰每兼冰糖煑食
往、獲効然惟病勢初淺者為宜若陰火方盛血逆
上奔雖用無濟以其幽柔無剛毅之力耳張璐本
紅者能治血痢白者入梨加冰糖蒸食治膈痰嶺南
白者能愈痰疾紅者有益小兒痘疹閩小
燕窩燕食海粉所吐成海粉味鹹而為燕所吞吐則
甘其形質盡化故可以清痰開胃廣東新語南

粵華記全

姚有僕曰燕窩能止小便數物理

許謹齋黃門每晨起食燕窩蔗漿一巨觥以融軟為
度謂他人皆生食也終日不瀉蘇

燕窩之能如此不特食品中之良者而豈無用之

何乎

全鮮雞豬肉煑食味尤美吳文炳食

煮燕窩法用滾水一碗投炭灰小許候清將清水傾
起入燕窩泡之即靈黃亦白搗碎洗淨次將煑熟之
肉取半精白切絲更加雞肉絲更妙入碗內裝滿用
滾內湯淋之傾出再淋兩三次其燕窩別放一碗亦

先淋兩三遍俟肉絲淋完乃將燕窩逐條鋪排上面
用淨肉湯去油留清加甜酒豆油各少許滾淋
下撒以椒麵吃之又有一法用熟肉剉作極細丸料
加菜豆粉及豆油花椒酒雞蛋清作丸子長如燕窩
將燕窩泡洗撕碎粘貼肉丸外包蜜付滾湯盪之隨
手撈起候一齊做完盪好用清肉湯作汁加甜酒豆
油各少許下鍋沉滾一二滾將丸下去再一滾即取
下碗撒以椒麵蔥花香菰吃之甚美或將燕窩已在
肉丸內作丸子亦先盪熟餘全李化神
醒園錄 崎人云西人斯之絲縷沸湯一淪下糖白霜以供

上客是亦一食法

今食品首推燕窩未知有故實否曰燕窩見於明人
說郭者如王鉞暑臆臆說王世懋閩部疏陳懋仁泉
南雜誌等不一而足吳梅村有五律一首常熟王露
潛譽昌著崇禎宮詞一卷有云翠釜相朝淪燕窩自
注上嗜燕窩膳夫煮就羹湯先呈所司嘗之遞嘗五
六人參酌鹹淡方進御
梁王繩庭
吳偉業詠燕窩詩海燕無家苦爭啣白小魚却供人
採食未卜汝安居味入金齏美菓營玉墨虛大官求
遠物早獻上林書

燕窩之見詠詩者此他未見後有得當採續收
李調元南海竹枝詞玳瑁山前海粉多累：壁下島
人過脩竿取得船頭賣粗菜終年吟燕窩粵東皇
華錄
猫釐在外南旺之東土產海菜燕窩海島
逸誌
把實在高辰之東土產燕窩長藤沙金諸島採為富
國
燕洞海濱崖岸石齒嵯峨多洞壑海燕千百為群巢
於洞中自萬丹吧城三寶壟竭力石南旺馬臣猫釐
把寶產燕窩者不下數十處昔和蘭之有力者掌握
焉逐年稅息大者數千金小者數百金而富商大賈

納其賦稅以採取焉

燕窩者燕巢也燕食海菜吐而成窩歲冬其兩收不
敢多取譬如取蜂之蜜數斯敗矣每採取則結廬其
處擇吉刑牲演唱弄迎番人百十用竹梯數十以布
囊係於竹竿之末而取焉逢其盛者利無數也遇其
衰者則虧折矣亦關乎其人之否泰矣海島
逸誌
黃溪孔柳州兄官交趾過重洋尋兄住交趾年餘歸
携多金并燕窩無數孔揮金如土漸去消乏專以燕
窩為饌一日客至每兼味亦即以燕窩煮芥菜人或
笑之不顧也徐時作間居
偶錄

燕窩味甘性平黃黑黴爛者有毒勿食賈銘飲食須知

海燕大如鴉春回巢於古巖危壁葺罟白海菜也島

夷伺其秋去以修竿接籠取而鬻之謂之海燕窩隨

船至廣貴家真品珍之其價翔矣明鐵橋子海語

蔣之翹天啓宮詞註帝喜用炙蛤鮮蝦燕菜鯊翅諸

海味十餘種共膾一器食之

按燕菜恐是燕窩

趙翼燕窩詩異味何須貴子鵝古人所見究無多饒

他日食錢千萬未識交南海燕窩甌北詩集

松蕈譜小引

江戶自有不鹽藏者
故特以下項下京藏
字

余嗜栢蕈不啻屈到之于菱而特以鹽松蕈為超軼

群品所恨不能親食其鮮者每遇京人亟訪其狀兒

氣味烹熟之法徒為之朶頤而已戊亥之交在戌于

二條城初得吟鮮松蕈其芬香甜美過於所聞遠矣

於是乎知松蕈之為物非特為栢蕈中之魁實菜蔬

中之尤物也歸江戶後每秋風起思之不禁遂取所

得於京人典余之所自嘗者以作松蕈譜

乙丑秋分後一日

靜觀主人自書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松蕈譜

一品類 蘭園增島氏稿

蕈菌皆濕氣薰蒸所生而松蕈殊因松氣鬱結而成
馬故其芳香潔清非諸蕈菌所及也關西諸州多有
之而以山城州者為第一也栂馬受宕衣笠高稚舟岡又次
品嵯峨野次之北山栗田口諸山又次
之稻荷山所產狀大而色蒼香氣裂鼻嵯峨野所產
其類三一日卧釋迦莖極粗大尖頭白潔橫斜穿地
而出甘芳脆美殆与稻荷山者并驅二日鶉紫繼白

緣繖上隆起作波紋細莖有紫斑文三曰虎班黃褐
赤白相雜為文如虎班然繖下線路最深北山所產
黑繖白柄香味頗劣與丹和諸州所產無甚軒輊矣
蓋山城州

帝王之都天不受瑞地不受寶山川精靈皆有休禎
一物之微猶見其異宜乎松蕈之特絕美也本草於
松蕈甚畧獨吳瑞曰益氣不飢陳仁玉曰治溲濁不
禁以余考之其芳潔可以去邪除穢其甘滑可以養
五臟和腸胃而唯山城州者為然他處所產不論也

贊曰

松氣所茁柄高繖張生峩之莖產稻之陽芳香
甘滑專美西方

二疑似

夫子有曰惡似而非者以其亂真也京北栗田山及
江州安村有猿杏一名猿蕈蓋莖皆赤色形狀全似
松蕈而無香氣人或誤食之往々中其毒嘔血殆死
又有早松蕈六七月間山中松樹間多生形狀氣味
全然松蕈也雖亦假松氣所成而有毒傷人宜審疑
似慎而勿食

贊曰

疑偽亂真君子所惡矧伊異菌其毒偽臍戒汝
饕餮我銘是顧

三採擇

穿掘芽不供薦漢詔所戒也不時不食聖人謹飲食
之事也秋分後旬日為採松蕈之莖既肥蓋半開出
地數寸擇其質堅實肌理精潔者採之極佳莖蓋未
別地上塵出尖者香氣甚微味亦劣既長太過則蓋
上爛線路析莖中生喪香味皆漓矣故採蚤者天折
採魁者衰朽且傷腸胃而乖頤養之道採擇豈可不
慎哉

贊曰

彼茁者蕈其潔如瑤傾筐墜之薄言有之將何
為期雷收声後

四烹調

烹調失宜殊珍異者猶不如尋常臭齏菲茹烹之有
法焉調之有道焉鹵菴減裂雖易牙不能悅我口也
烹調何可容易哉松蕈得新鮮者宜避風日見風則
易傷見日則易萎方將烹先取新汲水淨洗數次蓋
莖皆刮去外皮縮切之切宜薄浸諸塩水少頃取出
又次以水：勿傾去留以受和寫之鍋釜下酒少許

固蓋緩火稍、蓋釀則滋味穠香氣全待一沸涌而
初參調衆味戒勿攪動則損氣味又沸涌二三次是
為烹飪得其節也又麻油熬之以投羹中或烹以酒
至酒盡更調味吟之皆極佳生淹豆油而燻之韵味
雖不可言而非食葷之正者也

贊曰

取爨踏、緩火攸宜候其沸騰謹勿俾膈失飪
不食頤養之基

五所宜

禮曰濡豚包苾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臠卵醬實蓼

濡鼈醢醬實蓼不徂肉為然物各有其所宜也京人
食松葷必加茄子蓋以茄能解諸菌毒也又午豆腐
全煮或下薑或下蔞菜其美不可譬啖數十莖不厭
雖多食亦不傷脾是為得其所宜也若其加蔥加菘
加蘿蔔加魚肉皆非所宜也

贊曰

藥有君臣以相宜撰食物備宜其味孔悞淮南
厨下能使葷暉

六禁忌

天之生物能使之相育又能使之相害是食物之所

以有禁忌也凡食地菌者宜忌文蛤雞卵鷄雉肉松
蕈雖松氣所成要亦係於地菌之類慎而勿與文蛤
諸物合食京人往來有塗雞子其蓋背而啖之者雖
不必害亦不可畏之甚乎

贊曰

冠賈輔漢程周佐吳我能制彼、何害吾合食
相制豈與此作

七 鹽藏

鹽藏備久古人所謂旨蓄以禦冬也其法擇松蕈新
鮮而大者洗去沙土沸湯淪過乾之陰處每五十莖

鹽一升或八九合桶底置雜松葉撒鹽其上少許取
數莖基布其上一周又撒鹽復置松葉如前凡數層
最後撒鹽宜三倍前桶上安一大石而壓之急取新
汲水自壓石上瀉中水勿傾去至臘宜更新水將登
饌宿取出浸冷水鹽氣皆脫香味雖不及風韻猶未
減生者亦挽回造化之術也

贊曰

口吻清爽膳常竟秋假鹽耐久氣全香留全我
婦子儲蓄是謀

八 曝乾

鹽藏可以備久不可以餽遠餽遠必香氣漓矣以其
不可不傾去桶水也唯曝乾者餽諸遠而香氣兩全
及松葦既盛候天氣澄暗日蚤晨採其新鮮半開者
蓋柄皆刮去其皮取竹篾直裁之厚各二分許露暴
之陽處以向朝曦及日午悉上其背以至日没如此
十餘日津潤皆蘊歸于中自是之後但就燥處乾之
令將致遠實之函中裹以油紙以遠濕氣也食之
法以沸湯一瀹留其湯炊之則香味殆全西方之美
猶可坐而飽餐矣

贊曰

民之失德乾餼以愆况是香羹我豈獨專秋陽
曝之遠餽汝膳

我所得至何共似當剛
 松葦譜成矣人或詰予曰東西異壤生產不同我得
 我之所產而食之在彼何与彼得彼之所產而食之
 在我何与禮曰居山不以臭鼈為禮居澤不以麋
 鹿為禮食地之所有而足為之禮也今吾子東人也
 舍東方所有之物而遠思西方之佳味豈不乖禮耶
 柳力之所不能致思之何益如吾子徒終于臨淵羨
 魚者也余應之曰人之好嗜不齊猶其智愚賢不肖
 之有異羊束之好獨在曾子而非所同松葦之好不
 於人而唯於余是余之所以一嘗而終不能忘其美
 也余豈貪滋味廣揆遠方珍異之物哉孟子曰飲食

即便有力者悅子之
 言而致之豈不姑一
 騎紅塵之議邪

此頁文字極為模糊，似有書寫但難以辨識。

人則人賤之為其養小而失大也予豈不識斯言哉
且禮之所言人家宴會以歡好為本非須珍錯羅
列而後為禮也非謂非地之所產必不用也誌者無
以各閏八月五日蘭園又書

鳩志小引

鳩毒見於春秋內外傳載於史子而讀者未能詳其
物嘗欲稽之本草諸書質之識者而因循不果粟本
丹洲翁博物閱覽乃圭餘暇殫精於本草之學多有
闡明從前所未發項者鳩說成見示未繙卷余宿志
已慰讀而審也喜可知已而及聞加人之言意竊有
所疑於茲乎苟搜廣索參互攷挾乃斷乎知加人所
誌者可據而其說之竟不足信遂蒐彙諸說粗辨其
其是否錄為一頁冊命以鳩志及其返之也并示之
以質焉不敢匿蓄其所疑畱同附和以俟人又不敢

自是而不就正於人是蓋余之志也
庚辰肇秋初六日 石原增島固謹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鳩志

鳩鳥之有大毒者

石原愚者稿

博物志神農本草經藥物有大毒不可入口鼻目者
即殺人一曰鈎吻五曰鳩羽名醫別錄毛有大毒
入五臟爛殺人本草綱目弘景曰人誤食
其肉立死按綱目引陶說或出別錄或出神農經注
引弘景曰其書不傳今不李肇國史補鸚鳥千歲為
鳩愈老則愈毒廣志鳩有毒以其毛歷飲食則殺人
太平御覽物類相胡三省通鑑注范成大曰鳩食毒
感志等引下同

蛇遇蛇則鳴蛇入石穴則于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
碎啄蛇吞之山有鳩草木不生秋冬之間脫羽時人
以銀作爪拾取著銀瓶中否則手爛墮鳩失著人立
死集石石亦裂按桂海虞衡志無此文未出何書
錄鳩能巫步爾雅翼食蛇蝮及椽實入口則爛知巨
禁蛇食蛇石大水間有蛇虺為禹步以禁之或獨或群進退俯
仰有度逡巡石樹為之崩倒蛇虺無脫首尿溺著石
石爛如泥一說屎石則石變為生金及雄黃鳩飲水
處百蟲吸之則皆死按物類相感志留青日札以象
牙諸骨試之一時碎裂其羽最毒表達德禽蟲迹鳩

之溺石透本經逢原鳩羽與雀頂之毒無異

雄曰暉日雌曰陰諧

廣雅鳩鳥其雄謂之暉日其雌謂之陰諧按郭璞爾雅注及博

雅說文解字廣淮南諺稱訓暉日知晏陰諧知兩許

志諸書共全慎注晏無雲也天晏靜無雲則暉日先鳴天將陰兩

陰諧則鳴居易錄云雄曰連目字盡誤

暉暉全聲而作暉為正

一云雄曰鳩雌曰鳩婦

博物志注鳩亦曰鳩婦雄曰鳩雌曰鳩婦或為正

曰鳩婦

螭蹄皆從虫則蟲名可知以名鳩之雌甚可怪玉
篇唯有音集韻則以為蟲名極有見張華誇博好
作詭僻駭人多此類也今姑存其說或謂注非華
自撰郎齋讀書志及文獻通考有汝南周日用博
物志注恐即周注今注

暉日又作鳩日又單稱鳩以通呼雌雄

劉氏歌論天將兩也纖塵不動而鳩日鳴

按此與淮南子注說

異名醫別錄鳩日與暉日全集韻交廣人謂鳩為鳩
一曰雄鳩

本草綱目弘景曰鳩與鳩日是兩種蘇恭曰說文

廣雅淮南子皆以鳩為暉日交廣人亦云鳩日即
鳩陶為人所詐也

又有曇雲白鳩雞全力沉鳧擅雞頂刺鳥拂鳥等
之名

抱朴子登涉曇是鳩鳥之別名樂史寰宇記鳩一名
曇鳥

雲亦與暉全聲合雲日二字也
文選吳都賦劉良注鳩一名雲白

抱朴子良規渴者恣口於雲白之酒雲白之名已
見於此鳩說當作雲日字之訛

新論注鳩亦鴉雞

本草綱目蘇恭曰一名全力弘景曰聲似云全力故江東人呼為全力鳥

物類相感志取蛇虺時呼全力數十聲按函史作辟呼全力

范成大則曰音如羯鼓遇蛇則聲邦邦楊鐵崖集

則曰聲如腰鼓蓋常時聲如擊鼓遇蛇則喜其音

曰邦邦曰全力雖如絕不相似各隨方音稱之猶

杜鵑與子雋子規鴟鳩催婦不如婦皆因其聲為

名而方音各不全如欺也故全力本係于江東方

名

擊

事物異名疏一名沉鳧

按爾雅鷓鴣沈鳧

通雅鳩即沈去聲同名而異物

廣南異物志擅雞鳩鳥之別名說類引

事物紺珠一名頃刻鳥一名拂鳥

其毒殺人於頃刻間故名之耶拂及擅義朱知

通雅道胎載鳩鳩三字為一

以其羽毒酒謂之醜

左傳使鍼季醜之杜注鳩羽有毒畫酒飲之則死本

草綱目陳藏器曰昔人用鳩毛為毒酒故名醜范成

大曰鳩至兇極毒所謂醜即鳩酒也埤雅鳩羽翮毒

甚以擦酒飲救人

鳩之毒犀角能解之

神農本草經犀角主鈎吻鳩羽蛇毒埤雅鳩有毒殺人
惟犀角可以解有鳩處必有犀物類相感志凡鳩飲
水處有毒或得犀牛蘸角其中則無毒此鳥與犀二
物相伏今有犀處必有鳩鳩生處必有犀不然有毒
氣傷物類故天資之以食育万物

按尔雅翼文在

然不唯犀角葛朮亦能解其毒

曾恒德洗冤錄解鳩鳥毒用乾葛朮并水調服即愈
太平聖惠方中鳩毒氣欲絕者葛粉三合水三盞調

表

服口噤者灌之

若其喙則可以治蛇蝮毒

名醫別錄鳩喙帶之殺蝮蛇毒抱朴子登涉運日鳥
及蟻龜亦皆咬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蟻龜之尾運日
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

也

按本草綱目時珍曰說本於此

其物蓋炎方妖氣所生故北方不產

名醫別錄鳩生南海

本草綱目蘇恭曰出商州以南江嶺間大有人皆諳
識

山海經女兒之山其鳥多鳩畢沅注在今河南宜陽縣

又琴鼓之山其鳥多鳩注

又玉山其鳥多鳩注

范成大曰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按亦雅亦言

劉良吳都賦注廣東諸大山中有之

遊齋開覽注薊州黃梅山有鳩巢於山岩大水中按楊

亦言

又仕嶺南者於山寺忽見異鳥即鳩也

晉書王愷傳石崇為荊州刺史得鳩雛

是可以見其所產之處

又旧制鳩不得渡江

視之則鳩不產江以北可知矣中村遠明學山錄

王充所謂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固有其理矣

鳩生於南方亦其一耳

若其形狀其說不一

新論注鳩似雞高三尺

博物志注鳩羽如雀黑頭赤喙

郭璞山海經注大如鵬紫黑色長頸赤喙

廣志似鷹而大如鶚毛綠黑色喙長七八寸黃赤

銅按潛確類書引作爾雅翼似鷹而大紫黑色赤目亦啄作銅声恐誤

黑目頸長七八寸按華夷鳥獸考三寸圖會通惠全書并全

晉書石崇得鳩雛大如鷺喙長尺餘

埤雅似雁而紫黑長喙作銅色

玉篇似鳥范成大曰形如鷓差大黑身赤目七修類

考鷓形大如鷓

揚鐵崖集狀類訓狐通雅漸子云似雉黑色按爾雅秩秩海雉似雉而黑

即鳩乎

赤雅鳩有二種一大如鴉黑身赤目一大如鷓毛紫

綠色頸長七八寸

本草綱目陶弘景云鳩鳥狀如孔雀五色雜班高大

黑頭赤喙鳩日狀如黑儂雞

俟考諸說鳩蓋有大小凡三種其鷓大者至小者

也或以為似鷹為似鳥為鴉雖似所指不全要皆

一物特錄者比况之異耳但范成大以為赤目而

羅願以為黑目則可疑豈有此兩種乎抑雌雄之

異乎其如鷓大者其稍大者也蓋如鷓而長頸或

類鳧雁之屬故亦云似雁又所以得沈鳧之名也

晉書所云雛大如鷺者其最大者也雛且如鷺長

似

者之大可知矣若揚集所謂類訓狐則其說恐謬
矣訓狐鴉之一名鴉與鴉字酷相似維復明人不
知鴉誤其云似鴉以為鴉也若劉氏以為如雞搏
物志以為如雀則不可據矣鄙露知其有品種而
不知其似鴉似鴉者全一種而別有如鷓者與最
大者也方以智似雉之說臆揣不足採矣弘景以
鴉與鴉為二物其妄蘇恭業已辨之其為一似孔
雀一似黑鶩雞它無可徵是蓋別有此二毒鳥而
誤為鴉為鴉也

寰宇記鴉尾有絳文背上連錢文足三距雄者其鳴

先相顧

是雖不說其狀意者凡弘景所謂似孔雀者無疑
也鴉說以為後世所謂青鳶者西人往往船齋其
羽于我好爭者或以為箭羽黃褐黑班文成連珠
觀極羨膏諦相之知其必有毒弘景云似孔雀者
或即是歟閱陳湜子花鏡云青鳶雄鳴於前鴉鳴
於後與樂史所謂雄鳴先顧似矣則其說有據
其所謂似黑鶩雞者

過庭錄類鶴灰羽赤喙

恐即是也蓋亦為弘景所誤者鴉說以為九州有

方名久呂古字者薩隅日諸州亦稀有狀似鶴差
小其色純黑好食蛇蝮毛羽入人口喉腫氣喘心
痛昏迷嘔血至死即此物無疑也其考據該博援
引確當其說宜從但信弘景似儂雞之說而疑其
它諸說以此為即鳩矣則余亦信也且以弘景所
謂鶴一種黑色曲項名烏鶴者充此物為烏鶴即
亦鳩是余大所不服也黑鶴即鶴之黑色者鶴雖
食蛇亦聞其毒至殺人况鳩與鶴截然別物豈可
溷而為一哉且信弘景似儂雞而不信黑鶴為鶴
一種果何所見豈泥其形狀與久呂古字之名遂

復成此說耶按北慶瑣言鶴食毒蛇過巨石知其
然轉因得而食之是蓋以鳩誤為鶴
也然則古人已有鳩鶴消全為一首
後世又有孔雀即鳩之說

彭用光體仁彙編鳩有毒即孔雀毛羽羌膽也用乾
葛三兩為末調服頗良按醫學入
門亦言之呂字箋孔雀之頂
有毛長一二寸以之畫酒中飲之立死又謂之鳩毒
薛已食物本草約言或言孔雀血即鳩毒也
是皆本弘景說而誤又者孔雀毛羽之有毒已見
本草諸書及桂海虞衡志等而嶠南瑣記嶺南雜
記諸書又有其膽糞尾毛之毒殺人之說則謂之

鳩之屬亦可謂鳩即孔雀妄亦甚矣

又有雀頂毛即鳩之說

七修類稿鳩酒今以為雀頂紅毛南寧府志亦言之

此其謬妄益又甚者

物有古有而今無彼有而我無者天運與風氣之異致然也如鳩亦其物故趙宋後書罕載而載亦咸屬踏襲否則有妄誕如此者其於我邦之書則後古絕無所見在今在我而欲詳其物奚可得乎然徵之諸書訂之衆說則猶可得其彷彿矣余近聞之加藩文學金子某曰相雲公時鷹人柳某嘗

拳鷹過石浦街街在才河上流隔岸見一異禽銜

蛇鷹顧之驚怖後五六日又拳鷹而過中流有巨

死馬漂鳩烏群齧之乍一鵬翩然下鳩烏皆散稍

稍又集少焉昔日銜蛇之鳥遽然來回飛鷗上教

匪鷗鳥送散不知所之鷗縮胸而伏鷹逆隱叢間

既而又迴飛鷹人上投以積塊其鳥乃遂去鷹惜

迷殆斃鷹人亦目眩心悶不能行公聞典以一角

末人鷹其痊其鳥大如鷲長頸長喙長脚頗似水

雞狀毛羽皆青黑有光公云是恐鳩此爭載侯家

撫事集錄及澠香九夫鷗鳥而送散鷗而縮胸鷹疾主水所著

亟四不語錄中云

而隱人而眩問其毒之猛可知矣而一角卒能解其毒一角而犀之類故又有吐骨犀碧犀等之名是與鳩毒犀角能解之說合才河作犀河相傳昔者產於犀此而此鳥適在賦水上今雖不產犀而與有犀處必生鳩之說合然想其形是蓋鳩之小者而所謂鴉大而似鷹似鳥首齟齬無疑矣但其長脚諸書所不道而雖如與弘景所謂似信雞者相類倉卒之所見安知其非誤認乎余故不復容疑於其間也夫今無我無者在今在我而現有之且炎方之物而產北隰嗟辱亦可恠可奇矣天運

風氣亦可以一槩而論哉

又有同名而異類者

山海經瑤碧之山有鳥狀如雉恒食蜚名曰鳩

郭璞注此更一物非食蛇之鳩也正字通俗與食蛇之鳩合為一非瑯琊代醉篇食蛇者名鳩食蜚者亦名鳩

附餘

鳩志稿已就其於採摘彙輯有不足以資攷者凡
如干條錄以附于卷後亦燧有剝肉不忍敢棄之
意耳

左傳莊公三十三年公疾問後於齊乎對曰慶父材
問李友曰臣以死奉服公曰乎曰慶父材成李使以
君命僖齊待于鍼巫氏使鍼李酖之婦及達泉卒
閔公二年寧安酖毒不可懷
僖公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寧俞貨醫使薄其
酖不死

國語魯語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醜
之不死醫亦不誅韋胎注鳩鳥名也一名運日其羽
有毒漬之酒而飲之立死

晉語申生祭齊姜於曲沃婦福于絳公申驪姬受福
乃寘鳩于酒置莖于肉公祭之地地墳飲小臣亦斃
穀梁傳僖公五年麋姬以醜為酒藥脯以毒
尸子駟馬共為荆使於巴見擔醜者問之是何以曰
此以醜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
之盡注之江其水不流其水不流其水不流
離騷經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為

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尤惡其佻巧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
高辛之先我王逸注鳩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
人爾雅翼夫媒所以合婦道也鳩既毒而又其雌雄
有好陰好晏之異其全居異志如此則宜其為人媒
而告人以不好也雄鳩物之至拙者不能為巢兩則
逐其匹露則逐之其為拙亦甚矣而尤惡其佻巧於
是求夫和鳴如鳳凰而託之又貪饒而受詒則高辛
之先我必矣蓋屈原之始罹憂謗人惡之至其久則
雖平日所謂賢者亦皆隨俗變化而不察故始則惡

服艾之盈要而其久也荃蕙化茅矣始也要鵠鳩之
先鳴而其久也鳳凰既受詔矣宜乎有國無人莫我
知之歎而將後彭咸之所居也
吳都賦白雉落黑鳩零
東觀漢記公孫述欲徵李業為博士業故不起乃遣
人持鳩不起便賜藥業乃飲鳩而死太平御覽引
後漢書梁冀傳進鳩加炙餒
霍譖傳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鴆毒未入腸胃已
絕咽喉
魏志注博物志魏太祖習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

飲鳩酒 按今博物志無此文

晉諸公讚鳩鳥食蝮以羽翮撥酒水中飲之則殺人
旧制鳩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為南中郎得鳩以與
王愷養之司隸傳抵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宜示百官
燒於都街 左傳正義及世說注引
晉中興書穆帝升平二年二月詔曰飲飛督王饒忽
上吾鳩鳥一口云以避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是鞭
饒一百使殿中御孫雲焚其鳥于四達衢
晉書羊祜傳陸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
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醜人者

山海經圖贊蛇維毒尅鳩鳥是噉拂翼鳴林草木瘁
慘羽行隱戮厥罰難犯

宋書沈攸之傳攸之以谿經之性含臬鳩之腸直置
天壤已稱醜穢

無能子鳩訖鳩與蛇相遇鳩前而啄之蛇謂世人皆
毒子矣毒惡者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蛇也子
不食我則無毒不毒則惡名以矣鳩笑曰汝豈不毒
於世人哉指我為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
噬人也吾怨汝之噬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
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深吾毛羽肢

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
然殺人者人也猶持兵而殺之也兵罪乎人罪乎則
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
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為人所用吾所為能後其
身也後身而甘惡名非惡名矣汝以有心之毒肝睢
於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辨苟
免耶蛇不能吞鳩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况人乎
譚子化書毒鳩怒土石揭

遯齋閑覽有任嶺南者於山寺登廁見異禽集石上
出一青蛇銜之而去問之寺僧云此鳩鳥也又蘄州

黃梅山有鳩巢於山巖大水中每春生一子能飛即送出山唯二雌雄獨留

物類相感志有人入山見鳩禹步法帚而向其妻學之妻正織而機翻到

墨客揮犀至和中余赴任邕至金城驛郵置早膳聞如以手答腰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鳩

鳥禁蛇

過庭錄忠宣宰襄邑有二鳥類鶴灰羽赤喙游園象為異以術教致得畜之愛食蛇虺入口中即為水畜之半年一縣蛇虺盡竟不知其名也有廣南賈者見

之曰此擅雞毒鳥也後死其一居巴何忠宣閱廣南異物志曰擅鳥鳩鳥之別名始大驚即命殺而焚座之

赤雅鳩秋冬間解羽蟄穴薰之出立應弦而斃

潛溪遂言行遇刀者必避食逢鳩者必舍俱害已也

滇行紀程嵩明州塔山前有毒泉相傳有奇樹生于

此名曰白雀香每歲花時各山毒蛇鳩鳥皆集樹下

泉流其奇人飲輒死

群碎錄今人呼蔽酒器曰曇抱朴子曰曇是鳩鳥之

別名也



